

天人集法



與友人書——畧論三法印

大風居士

六

卷之三

「因此應該戒諱。」讀友劉長吉居士來信畧謂：「台灣『中國佛教』革新四十六號載有『謗佛者是誰？』一文，頗有論之『三去』一文，無我一改義之處，已得『內月會刊題』署名『三去』。」

文，頗有論及「三法印」反「無我」教義之處。詒得內明曾升過一畧論三法印——文，擬請重刊一遍，以便大眾研究三法印時之參攷……爲此，將該文重刊如左。美矣

以科學觀點闡釋佛理，論證佛法，是今日佛教界值得讚嘆之新趨向。

二千多年來，佛教由於歷史環境之遷變，外邪理論之羼入，內容日趨龐雜，不無迷信染習，皮相之輩，遂以爲病，知識青年，恥於問津，親近三寶，研究教理者，日益損減，今日佛教之衰落，此爲重要原因之一。科學詮釋佛理之著作，至今雖還不多，然已足論證佛教並不迷信，可以消除廣大知識青年對佛教之誤解，當無疑問，於今後佛教之發展，實有重大意義。

外邪理論之亂法，佛教史上已屢見不鮮，而予佛教影響最爲嚴重、最深長者，當爲轉入佛教之外道論師。此等論師雖已歸佛，仍未忘情宿習，以外邪理論揉合教法，造作經典，托爲佛說，以廣傳布，於是僞經迭出，難爲辨別，道安經錄，已列疑僞二十

六部，隋唐以後，代有增益，其難於鑑別及久已誤認爲佛說者，又不知凡幾。何者是佛法？何者非佛法？時至今日，實已不易究詰，今日佛教界孜孜於詮釋者、翻譯者，安能決其爲正法、爲外邪？若言復興佛教，當務之急，無過於分別正邪，淨化佛法，依

不
轉
48
頁

編輯室

經依律，詳究本末，推其真僞，何者是真佛說，何者爲外邪，何者與法相應，何者於義相背，何者爲正智，何者爲邪迷，仿古之結集，案法共論，分別整理，令後世學者，知所抉擇。或曰，今之佛典，浩如煙海，百倍於古時，甄別推求，事甚艱巨。然今日科技之發達，亦非復昔比，若能運用現代科技知能、科學儀器（若電腦等）從事分析校勘，顧亦非不可克服之困難。佛法零落甚矣，淨化教法，實爲興復正法之契機！當代大德居士，其有意於此不世之業歟？

或謂佛教判別正邪，已有三法印之說，何事結集整理？三法印爲區分佛法、外道之法印，已成今日佛教界之通說。然三法印是否具有判別正邪之義？是否判別正邪之法？徵諸古，不無可疑。請試言之。

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（或作靜）。」類此經文，普見於四阿含中，自是古說，然均無「此三是法印」之

以此三句，作「法印」說者，就我所知，始於「蓮花面經」

(有隋譯本二卷)此經未見阿含部，但與長阿含遊行經相似，可能爲部派時期大衆部誦本。

判別佛法真偽之法，見於長阿含經者，有「四大教法」，見於增一阿含者，稱「四大演教」，名稱雖異，內容相同，實爲一經之異出。

長阿含遊行經云：「佛告比丘，當與汝等說四大教法……何謂爲四？若有比丘作如是言：諸賢，我於彼村、彼城、彼國，躬從佛聞，躬受是教是律，從其聞者，不應不信，亦不應毀，當於諸經推其虛實，依律依法，究其本末，若其所言，非經非律非法，當語彼言，佛不說此，汝謬受邪，所以然者，我依諸經依法，汝先所言，與法相違，賢士，汝莫受持，莫爲人說，當捐棄之。若其所言，依經依法者，當語彼言，汝先所言，與法相應，賢士，汝當受持，廣爲人說，慎勿捐棄，此是第一大教法。(以下是：「聞諸和合僧衆者」、「聞諸衆多比丘者」、「聞諸一比丘者」，分列爲二、三、四教法，餘同說上，不具錄。)此爲佛說判別真偽之法。佛滅後，第一次結集，即以此四大教法爲準繩，所謂「案法共論」，依經依法，推究本末，經大衆「默然隨喜」(無異議)始定爲「真佛教」。可證當時判別佛教真偽之法，實爲「四大教法」而非「三法印」。

以法印名經者，有「法印經」(有宋譯本一卷)，爲雜阿含之「聖法印知見清淨經」之異譯，內容以佛說三解脫門爲聖法印，並無判別佛法真偽之說。

智度論二十二：「得佛法印，故通達無礙，如得王印，則無所留難。問何等是佛法印？答曰：佛法印有三種，一者一切有爲法念念生滅皆無常，二者一切法無我，三者寂滅涅槃。」

法華經譬喻品：「汝舍利弗，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」

上述經論之說法印，俱無判別佛法、外道之說。智度論雖說三法印，然對「法印」之解釋：「如得王印，無所留難」。未見有區分正邪之義，就字義言，印者，「印結」之義，凡具有保證意義之文書，古稱「印結」。古人譯經，以「印」義明法，猶言佛法有如印結，保證可通達無礙，衡諸上引三說，悉可會通，蓋

強調佛法之信實而已，作分別正邪之說，或爲後人衍說，當非本義。

近人常將「一切行無常、一切法無我」句，撇開「一切行」、「一切法」，而單表無常、無我者，似亦不無問題。

佛經中或說無我，或說有我，均爲隨宜之說，無有一定，若定說佛法無我，則與其他教法，不無扞格，難可圓通，如輪廻之義，若說無我，則誰爲流轉？又如涅槃「無我」，則誰證涅槃？大乘經中亦說：「若言佛法必定無我，是故如來敕諸弟子，修習無我，名爲顛倒。」(大涅槃經如來性品)蓋言定說無我，誰修佛道？故知佛法不定說無我。

「無常」說之於涅槃，則成斷滅見，與教義相違，如焰摩迦作：「阿羅漢身壞命終，更無所有」之說，被斥爲惡見，大乘有宗之「常樂我淨」，「真常妙有」等說，以及原始經中：「常恒住不變易法……」(雜阿含卷十一P.1 合手聲譬經)皆說有常，有不變易法，由知不應以「無常」說概論一切佛法。

佛說無常、無我之義，見諸原始經典者，皆不離五陰、六入、因緣、世間等而說，離是諸義，而說無常、無我者，尙無所見，如：

「爾時世尊，告諸比丘，色無常、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，如是觀者，名真實觀，如是受想行識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亦非我所……」(見雜含卷一P.8.)

「色無常，若因若緣生諸色者，彼亦無常，無常因，無常緣所生諸色，云何有常？(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)(見同上)

「眼色二種緣，生於心心法，識觸及俱生，受想等有因，非法念念生滅，苦陰變易法。(耳聲、鼻香等，亦如是說。)(見同上)

類此經文，普見於原始經典，可見佛說無常、無我義，乃對五陰、六處、因緣等，所謂世間變易法而言，非以無常、無我概論一切。

因無常、無我說而引起誤會的，若前舉二燄摩迦比丘，及今所引闍陀比丘之言：「我已知色無常，受想行識無常，一切行無

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，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，愛盡離欲涅槃，此中云何有我？而言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是名見法。闡陀比丘所疑者，亦由無我說而起，涅槃而能知見，即分明有我，云何無我？若無我，則誰知誰見？是故有疑，「爾時阿難語闡陀言，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，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若無，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，迦旃延，若不受、不取、不住、不於計我，此苦生時生，滅時滅，於此不疑惑，不由於他，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見，如來所說，所以者何，迦旃延，如實正觀，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，世間滅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，迦旃延，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……爾時闡陀比丘見法、知法、得法、起法，超越狐疑，不由於他……心樂正住解脫，不復轉還，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。」（見雜含卷十 P.14 闡陀問經）此節經文，極爲善巧，亦極客觀，謂世人所說之「我」，乃取諸境，心生計著而來，云何心生計著而有「我」生？如二法偈之所說：「眼識二種緣，生於心心法，識觸及俱生，受想等有因，非我非我所，亦非福伽羅……」即是內六人（攝於五陰之色陰）取著境界，引起心、心（所）法（受、想、行、識）活動，而遂漸形成「我」之概念，是故佛說：「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計有我。」（雜含卷三 P.9.）換言之，乃五陰攀緣境界活動中，心生計著而形成的意識形態，此世人所計之「我」，虛妄不實，故說非我，離於心心法，便失「我」義。更無所謂我及非我。可見佛說無我，乃對一切法（心心法）而言。無常之義，亦復如是，因心心法故，念念起作，念念分別，故有常、無常之感，離一切行（爲作），便失「常」義。無所謂「常」與「無常」。是故佛說無我，不離一切法，說無常，不離一切行，離是而說無常、無我義，無有是處。

涅槃境界之「我」又如何？

雜含天子問經中說：「時彼天子說偈問佛，若羅漢比丘，所作已作，一切諸漏盡，轉此後邊身，記說言有我，及說我所不？爾時世尊卽說偈答：若羅漢比丘，自所作已作，一切諸漏盡。轉此後邊身，正復說有我，我所亦無咎。」（雜含卷廿二 P.8.）

增一阿含的僧迦摩比丘的證道偈：「苦苦還相生，度苦亦如是，聖賢八品道，乃至滅盡處，更不還此生，流轉天人間，當盡苦原本，永息無移動，我今見空跡，如佛之所說，今得阿羅漢，更不受胎」（增一卷二十七邪聚品）

二經皆說有我。從佛說：「正復說有我，我所亦無咎」之語氣中，可以體味，「說」我，只是方便說，可以「無咎」，與世人所說「我」義不同，世人說「我」，是「心心法」活動中形成的「我」，涅槃境界，心行處滅，（心心所法滅），已無世人之「我」可見，亦無所謂我與非我，說我者，只是「是名爲我」的方便說，所謂「一切法中不說有我，涅槃之中不說無我」，但涅槃之中不計於我，「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」，故謂「見我不見法，見法不見我」，卽此義也，若問「誰見正法」？可以借用印順法師的解釋：「這就是在一切不可得而寂滅中，直覺爲不可思議的真性。」（見印順法師著「中國禪宗史」P.55）

（上接32頁漫談『帶業往生』）

例如有一位職業軍人，官至中將，古人謂「一將成名萬骨枯」，此生中所造的殺業，自不容說，今在晚年，幸遇淨土法門，幸聞「帶業往生」之說，便在佛前痛切懺悔，求生淨土，精勤念佛，期求往生。但今日忽聞「帶業往生」是祖師們騙人的話，因爲查過大藏，沒有「帶業往生」之說，這時他的心情又將如何呢？古人說：「寧擾千江水，勿動道人心！」這又何苦來哉？

我相信某老居士所以如此說者，是由於悲心過切，只是表達的方式欠妥，易使人誤解而已。我想，他只是關心淨業行人，故獨彈異調，以期提高警覺，勉勵淨業學人耳。